

CLASSES

世界另类文学龙虎榜

MUCKRAKING

WORLD

L I T E R A T U R E

吸毒少女的自白



I516.55

k447

吸毒少女的自白

[德] 克莉丝蒂安妮
王小枫 译



远方出版社

第一章

事情确实让人激动。一连几天，我妈妈都在收拾大大小小的箱子。我明白了，我们将开始一种新生活。我已经六岁，在搬家之后就该去上学了。我妈妈不停地收拾东西，心情越来越烦躁，而我差不多整天都呆在乡亲福尔克尔家里。等着他们把奶牛牵到棚里来挤奶，我喂猪喂鸡，跟别的孩子一块儿在草堆里打闹，要不然就抱着小猫闲逛。那是个晴朗的夏天，是我记事以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天。

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要搬到很远的地方，搬到一个名叫柏林的大城市去了。妈妈先飞往柏林。她要先找好住处，然后妹妹和我跟爸爸过几个星期再去。我们小孩子是第一次乘飞机，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

父母讲了不少关于新住宅的美妙故事，那是套有六个大房间的宽敞的住宅。他们希望挣很多的钱。妈妈说，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大房间自己住。他们要买漂亮的家具。当时她讲得相当详细，说我们的房间应当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这事，因为我作为孩子从来就没停止过想象那个房间。随着我越长越大，它在我的想象中也就越来越漂亮。

后来，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搬进去的那套房子。大概是因为我对那套房子极为害怕吧。它既大又空，我简直害怕在里面迷了路。大声说话时，它就会发出很大的回响。

只有三个房里有几件家具。在儿童房里，有两张床和一个装玩具的旧柜子。在第二个房间里，有一张父母亲睡的大床。在最大的房间里，有一张旧沙发和几把椅子。我们就是这样住在柏林



双毒少女的自白

的克劳伊茨贝格，在保尔-林克河边。

过了几天，我壮着胆子一个人骑车上街，因为比我大的孩子们都在那里玩。在我们过去住的村子里，大孩子总是和小孩子一起玩，并且照看他们。而在这里，住我们家前面的那些孩子却马上说：“他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接着他们就抢走了我的自行车。等到我把车子要回来时，一个轮胎已经瘪了，一块挡泥板也弯了。

因为车子坏了，爸爸狠揍了我一顿。以后，我只是在我们的六个房间里骑车玩。

有三个房间本来应当做办公室。我的父母亲打算开一家婚姻介绍所。可是，父母亲提到的写字台和椅子却一直没运来，柜子也仍然放在儿童房里。

一天，沙发、床和柜子都被装上一辆卡车，然后运到了格罗皮乌斯小区的一幢高楼里。在那儿，我们在十二楼上租了两间半小屋。妈妈曾说过的所有的漂亮的东西压根就没有出现在这里。

格罗皮乌斯是个有四万五千居民的高层住宅区，楼房之间有草坪和购物中心。从远处看上去，一切都是崭新和整洁的。可是，到了高楼之间，到处弥漫着粪尿的臭气。这是因为在格罗皮乌斯住着许多狗和孩子，尤其在楼梯间里最臭。

我的父母亲骂那些把楼梯间搞脏了的工人子女。不过，这不是那些工人的孩子们的错。当我第一次去外面玩并且突然想要撒尿时，我就已经发觉了这点。等到电梯终于来到，我赶回到十二楼时，已经尿湿了裤子。爸爸揍了我一顿。有好几次，我都是来不及从楼下及时赶回我们的卫生间，结果挨了打。于是，我也随便找个没人看见的地方一蹲，就尿起来。因为从高楼上差不多能看到每一个角落，所以，楼梯间成了方便的最安全的地方。

在格罗皮乌斯，我走在街要被别人说成是从乡下来的傻孩

双毒少女的自白

子。我没有别人玩的玩具，连一支喷水枪都没有。我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我讲话的口音也不同。我不会玩他们正在玩的游戏，而且也不喜欢玩。过去在乡下，我们常常骑车进入树林或骑到架着小桥的溪水旁边。我们在那里修堤坝，建水上城堡。有时候大家一起忙，有时候各搞各的。随后，我们在一起十分开心。在我们乡下也没有谁是指挥，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建议，到底玩什么好。然后就是激烈的争论，直到某一项建议被采纳。即便是大孩子同小孩子让步，那其实没什么，那是一种真正的儿童民主。

可是在格罗皮乌斯，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段，却有一个男孩是头头。他是最厉害的，有最漂亮的喷水枪。我们常在一起玩“捉强盗”的游戏，那个男孩当然是“强盗”头儿。但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全都得按照他的命令去做。

平时，我们玩耍主要是互相对垒，而不是一起玩耍。总是要想方设法激怒别人，例如，夺走别人的一件新玩具并且弄坏它。整个游戏无非就是战胜别人，给自己捞取好处，夺取权力和显示权力。

最弱者挨打最多。我的妹妹不大强壮，还有点儿胆小，就经常受欺负，我没法帮助她。

后来我上学了。我早就盼着上学。父母亲对我说，在学校里要表现好，听老师的话。我觉得这是自然的。在乡下，我们小孩子尊重每一个大人。我相信在学校有一个其他孩子都必须听从的老师。

可是，学校里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刚过几天，孩子们就在课堂上跑来跑去，玩打仗。我们的女教师对此束手无策，只是不停地喊“坐好”。可是，那些调皮鬼却闹得更欢，而别的人就大声地笑。

我还是小孩子时就喜欢动物。在我们家，所有人都喜欢动



双毒少女的自白

物，因此我很为自己的家自豪。我不知道有哪一家人这么喜欢动物。有些父母亲不喜欢动物，我就很同情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得不到动物。

我们的两间半住房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动物园。后来，我有了四只老鼠，两只猫，两只小兔，一只虎皮鹦鹉，还有阿亚克斯——我们的那只棕毛狗。它是我们从乡下带到柏林来的。

阿亚克斯总是睡在我的床边。睡觉时，我总是为了挽到它而伸出一只胳膊在床外。

我发现别的小孩也有狗。我跟他们挺合得来，从格罗皮乌斯外面的鲁多，我发现那里还残留着真正的大自然。我牵着我们的狗去那儿。我们在鲁多的旧垃圾场上玩，那里堆了很多土，我们的狗也一起玩。“警犬游戏”是我们最爱玩的。一个人跑开藏起来，同时把他的狗拴好，然后再让狗去找他。我的阿亚克斯鼻子最灵。

有时我也把其他动物放进沙箱里，甚至还带到学校去。它们被用做生物课上的直观教具。有几个老师也许可阿亚克斯在课堂上呆在我身边。它从来不吵事，一直到下课铃响，都是一动不动地呆在我的座位旁。

要不是我爸爸脾气越来越坏，我跟我的宠物在一起应该很快活。因为他只能呆在家里，但妈妈却出去工作，婚姻介绍所的事一无所成。爸爸等着轮到一份他喜欢的工作。他坐在那张破旧的沙发上等啊等，发脾气越来越频繁了。

妈妈下班后陪我做家庭作业。有一段时间我分不清字母 H 和 K。一天晚上，妈妈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H 和 K 的区别，可是我几乎听不进去，因为我发觉爸爸越来越恼火了。我总是知道他什么时候发火。他从厨房里取来带柄的小扫帚，在我的头顶上挥舞，然后要我给他讲 H 和 K 的区别。我当然因为害怕而全都

弄不明白了。

这就是他陪我做家庭作业的方式。他希望我能干，更有出息。毕竟，他的祖父原来很有钱，此外，在东部甚至还办了一家印刷厂和一家报社。但是战后，这些在民主德国的财产都被没收了。现在，只要我父亲相信我在学校里有什么不行，他就会大发雷霆。

我还记得一些晚上的详细情况。有一次，我往算术本里画房子。房子应当是六个小方格宽，四个小方格高。我已经画完了一个房子，知道该怎么画下去，这时爸爸却突然坐到了我旁边。他问，下一个小房子应当从哪儿画到哪儿。但是因为恐惧，我不再仔细地数方格，而是大概猜着画。每当我画错一个小方格时，他就抽我一个耳光。等到我只知道哭，根本不能再回答时，他就朝那盆橡皮树走去。我已经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从花盆里抽出了支撑橡皮树的竹竿。然后，他就用竹竿抽我的屁股，一直抽到我的屁股像掉了一层皮。

我的恐惧往往在吃饭时就开始了。首先，我弄脏了东西，就会受到处罚。要是我碰翻了东西，爸爸就打我屁股。我几乎不敢再碰我的牛奶杯了。但因为心里害怕，我每次吃饭几乎都要挨打。

晚上，我总是相当乖巧地问爸爸，他是否出去。他经常外出，那么，家里的三个女人就深深地呼出一口气。那么，晚上就很太平。可是等到他夜里回到家，不幸之事就又可能发生。他通常都是喝了什么，然后，一件小事就会使得他火冒三丈，也许是玩具或者衣服放得不整齐。爸爸总是说，秩序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要是他在房里看见有什么乱糟糟的，就把我拖下床来揍，我妹妹接着也会受到惩罚。然后，爸爸就把我们的东西都扔到地板上，命令我们在五分钟内把一切都重新整理好。这一点我们往往



双毒少女的自白

又做不到，结果又是一顿毒打。

妈妈这时总是哭着站在门口。她很少敢保护我们，因为那样的话爸爸就打她。只有阿亚克斯，我们那只哈巴狗，常常勇敢地跳到当中来阻止。只要家里大打出手，它就大声哀鸣，眼神悲伤。它最容易让我爸爸恢复理智，因为爸爸也像我们大家一样喜欢狗。有一次他曾怒骂过阿亚克斯，但是从来没有打过它。

尽管如此，我不知怎么还是热爱和敬重我的爸爸。我认为他远远胜过别的父亲，可是我又特别怕他。他这样经常发脾气我觉得很正常。在格罗皮乌斯的其他小孩，他们的处境也没什么两样。有时候，他们脸上甚至带着真正的青伤，他们的母亲也同样。有些父亲喝醉了酒就胡乱躺在街上或者游戏场上。我爸爸可从来没有醉得这么厉害。在我们那条街上，曾发生过家具被扔出窗外砸到街上，或者是女人喊救命而警察赶来。至少我们家还不至于那么糟糕。

爸爸经常责骂妈妈，说她花钱太多。其实是妈妈挣的钱。后来妈妈有时也告诉他，大部分钱都用于他大吃大喝、玩女人和买汽车了。接着，争吵就变成了动武。

至于汽车，那辆保时捷车恐怕是爸爸的最心疼的东西了。他差不多每天都擦亮它，只要它不是正好被送到了修理铺。我慢慢弄清了一些事实，大概还没有第二辆保时捷，至少是没有哪个失业的人开着保时捷。

当时，我自然不清楚爸爸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他经常大发脾气。后来，我经常和妈妈谈起爸爸，才渐渐明白了。我慢慢弄清了一些事实。他没什么本事，却总是雄心勃勃，于是每次都摔得很惨。他的父亲因此也看不起他。我的外祖父在母亲结婚前就警告说，他是个窝囊废。但我的祖父曾对爸爸有很高的期望，认为家族应当像财产在民主德国被没收之前那么辉煌。

吸毒少女的自白

假如他没有遇上我妈妈，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农庄管理人，开办自己的养狗场。可是他在学农管理时遇到了我妈妈，并使她怀上了我。妈妈怀上了我，他只好中断了学习，娶了她。他想必是在某个时候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我妈妈和我应当对他的时运不济负责。他的梦想仅仅剩下了那辆保时捷车以及几个爱吹牛的朋友。

他不光恨这个家，而且干脆拒绝它，这竟然发展到了他的朋友不知道他已结了婚而且有孩子的地步。要是我们碰见他的朋友，或者有熟人到家里来找他，我总是得称他为“理夏德叔叔”。我是挨了许多打才被调教得不出差错。只要有别人来，他就成了我的叔叔。

妈妈的情况也不走运。她在他的朋友面前决不能说自己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举止不准许像他的妻子。我相信，他一直假称妈妈是他的妹妹。

爸爸的朋友们都比他年轻。他们的路才刚刚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至少他们确信这一点。爸爸也希望做他们当中的一员，做一个一切才刚刚开始的人，不做一个已经有了家庭拖累又养不起家的人。我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在六岁到八岁的年龄时当然根本无法明白这些。爸爸只是给我证实了那条我已经在街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生活准则：你不打人就挨人打。妈妈在生活中挨够了打，所以也取得了同样的认识，反复地向我灌输：“别先动手。但要是有人惹你，只能你行，及毫不手软地还手。”可是，她自己却无法还击。

我慢慢地学会了这场游戏：不是对别人发号施令就是受人欺压。在学校里，我从最软弱的老师着手实施着计划。我经常在课堂上高声大喊，其他人都笑我。后来，当我对比较严厉的老师也敢这么做时，我终于得到了同学们的称赞。



吸毒少女的自白

我学会了怎样在柏林混下去：总是说大话吹牛皮，最好是吹最大的牛皮。然后，你就可以当头儿。当我吹牛效果颇为不错后，我也敢试试我的肌肉了。本来，我并不是很强壮，可我会真的生气，这就把比我强壮的人也镇住了。以后，只要我在学校里觉得讨厌一个人，而又在学校前面碰上了他，我就几乎感到高兴。通常都是用不着我动手，孩子们都很敬畏我。

当时我八岁了。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像我爸爸那样长成大人，拥有左右别人的真正权力，我渴望想去试试这种权力。

爸爸终于找到了工作，虽不是份满意的工作，但总算能挣到保养那辆保时捷的钱了。因此，下午我就和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呆在家里。我结识了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友，很为自己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友自豪。因为她使我更有实力了。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跟妹妹一起玩我们学会的游戏。放学后回到家，我们就从烟灰缸和垃圾桶里捡烟头，然后把烟头抚平，叼在嘴唇上抽起来。要是妹妹也想抽一支，我就给她抽。我和那个女友使命妹妹干家务，也就是洗碗、擦灰尘以及父母亲叫我们干的活儿。然后，我们就带上我们的玩具小车，锁上房门，出去玩。我们把妹妹一直锁到她做完所有活儿为止。

在我八九岁那个时候，鲁多新开了一个马场。一开始我们很恼火，为了这个马场，我们牵着狗可以自由出入的最后一块自由天地也被围上了栅栏，砍光了树木。可是，后来我跟那里的人处得还不错，帮着他们干打扫马厩和护理马匹的工作。因为帮他们的忙，我能每周骑几刻钟马，这是免费的。我当然觉得这棒极了。

我喜爱他们养的马和驴。不过，骑马时最吸引我的恐怕还是别的东西。我又可以证明我很有实力了。虽然我骑的马比我强壮



双毒少女的自白

得多，可是，我能够迫使它服从我的意愿。要是我从马上摔了下来，我就立刻再骑上去，直到马彻底服从我为止。

在马厩里干活不是经常的。为了能骑一会马，我就很需要钱。但是，我们很少得到零花钱，于是我就开始骗一点儿。我把商店的优惠券换成现钱，再拿走爸爸的啤酒瓶换回押金来。

这样，我十岁就开始偷东西了。在超市里，我偷平常得不到的东西，尤其是糖果。几乎别的所有孩子都可以吃到糖果，惟独我爸爸说吃糖对牙齿不好。

在格罗皮乌斯，人常常不经意就学会做被禁止的事。例如，某些使人开心的游戏被禁止玩。简直可以说什么都禁止。在格罗皮乌斯，每一个角落都立着牌子。高楼之间的所谓公共绿地成了插满牌子的绿地。大多数牌子当然是禁止孩子们玩什么。

后来，我曾把牌子上的语句抄写到我的日记本上。第一块牌子就竖在我们那幢楼的大门口。楼梯间及附近的地方，孩子们只准踮起脚尖走路。游戏、打闹、轮滑或者骑车——全都禁止。接着是草地，在每个角落都有牌子：“禁止践踏草地”。牌子竖在每一块绿地前面。我们连抱着我们的布娃娃到草地上去坐一坐都不行。此外，那里有一个可怜的玫瑰花坛，前面又竖着一块大牌子：“保护绿地”。在这一提示下面还列出了一段话，谁要是碰了那些可怜的玫瑰花，就会受到处罚。

总之，我们只能去游乐场玩。在几幢高楼之间总是有一个游戏场。它是由被撒了尿的沙子和几件已损坏的攀登器具构成的，那里当然也有一块大牌子。牌子插在一个真正铁制的箱子里，外面罩着玻璃，玻璃外面还有栏杆，以免我们碰坏那破玩艺儿。牌子上写着“游戏场规章”，说明孩子们应当“利用它来娱乐和休息”。可是，我们有兴趣的时候却根本不许去“休息”，因为粗体字标出了：“……开放时间为八点至十三点和十五点至十九点。”



双毒少女的自白

我们放学回来以后不能去那里玩。

妹妹和我简直不能去游戏场玩，因为按照牌子的规定，“只能在监护人同意并且照看的条件下”玩耍。即使有监护人照看也只能蹑手蹑脚地玩：“要特别注意维护全体居民的休息需要。”也许在那里只还能乖乖地扔扔皮球。此外，“不许进行竞技式的球类运动”，不许玩橄榄球，不许踢足球。这对男孩子们显然不利。他们把多余的力气发泄在那些玩具和长凳上，当然也包括那些牌子。想必为了修缮那些牌子，也花了不少钱。

房屋管理员负责维护这些禁令。我很快就被我们的管理员盯上了。在我们搬家到格罗皮乌斯以后，虽然我觉得这个被混凝土和沙子堆砌的，还有铁皮滑梯的游戏场很无聊，不过，后来我还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例如，排掉雨水的混凝土排水沟。当时，还可以把排水沟上面的铁栅栏掀开。他们把铁栅栏也固定死是后来的事儿。于是我就掀开铁栅栏，跟妹妹一起把所有废物都丢进排水沟。之后管理员就来了，抓住我们，把我们扭送到房管站的办公室。在那儿，尽管我们俩才五六岁，也必须报出我们的情况。当时我们仅能勉强说得出。然后就通知了我的父母亲，于是爸爸又有了个揍人的理由。不过我还是不大明白，为什么堵住排水沟就这么严重。在乡下，在我们那个村子的小溪旁，我们做过更出格的事，却没有一个成年人挑毛病。不过我总算大体明白了，在格罗皮乌斯只准玩那些成年人规定的游戏，也就是溜滑梯和挖沙子。按自己的想法游戏是很危险的。

我记得还有一次，与管理员的冲突极为严重。是这么回事：我牵着我的小狗阿亚克斯去散步，忽然想到给我妈妈摘一些花。从前在我们乡下的村子里，差不多每次散步时我都这么做。可是，在高楼之间只有那些可怜的玫瑰，为了摘几朵玫瑰，我把手指都弄出了血。那时，我还不会读那块“保护绿地”的牌子，即

双毒少女的自白

使能读也还不理解。

可是，当我看见管理员大叫大嚷地挥舞着手跑过这块不准践踏的草地时，我马上就明白了。我对这个人极为害怕，就喊道：“阿亚克斯，当心！”

我的阿亚克斯自然马上就竖起了耳朵，一些颈毛也耸了起来。阿亚克斯变得很凶，以它能做出的最凶的眼神瞪着那个家伙。于是，那人从草地上退出，回到了楼房大门口才敢继续叫喊。我很高兴，但是小心地藏起了花，因为我猜到自己又做了违禁的事。

回到家，房管站已经打来了电话。他们说，我用狗威胁管理员。这时我想把花递给妈妈，却并没有得到妈妈的亲吻，而是被爸爸打肿了屁股。

夏天，这儿的酷热叫人无法忍受。酷热由混凝土、沥青和石头储存并且再散发出来。那几株少得可怜的树没有什么树阴。风被高楼挡住了。这里既没有游泳池也没有戏水池，只有混凝土广场中央的一个喷泉。我们有时在那儿玩水和嬉戏。玩水在这里当然被禁止的，我们老是被很快地赶走。

随后，到了我们想要玩弹球的时候。可是在格罗皮乌斯，哪里又找得到一个玩弹球的地方呢？在混凝土、沥青或者标明“禁止践踏”的草地上没法玩弹球，在沙箱里也不能玩，因为玩弹球需要一块比较结实的地面，而且得能在上面挖几个小洞。

我们找到了一块几乎是理想的弹球场地，就在树下。为了让那些小树不至于死在沥青底下，便特意在沥青中给它们留出了圆圈。在圆圈里的泥土结实、干净而平整，是玩弹球的理想地点。

可是，如果我们在那里挖弹球的小坑，那么，我们不仅要对付房屋管理员，而且还得对付园丁。我们再三遭到粗野的恐吓，驱赶。一天，很不幸，那些人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不再把

吸毒少女的自白

泥土整平，而是翻松，结果弹球不能玩了。

在下雨天，楼房入口的门厅成了轮滑的好地方。那些宽敞的走道确实不赖。因为下面再没有住房了，所以喧闹声也吵不着谁。我们试了几次，实际上也确实没人抱怨，只有管理员的老婆除外。她说，轮滑在地面上划出了印痕。总之，轮滑也玩不成了，而且我的屁股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坏天气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在格罗皮乌斯真是糟透了。我们谁也不能把朋友带回家，再说儿童房也太小了。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像我们一样只得到半间屋。下雨天我有时坐在窗前，回忆过去我们在下雨天都做些什么。譬如，我们雕东西玩。下雨之前我们就有准备。我们从树林里找来大块的橡树皮，在坏天气就雕刻小船。但如果雨下得太久，我们在家里就呆不住了。于是，我们穿上雨衣，来到小溪旁边，试我们的小船。我们建起港口，用橡树皮做成的小船举行真正的比赛。

下雨天在高楼之间闲逛，实在没什么意思。我们得想点新花样，对着严格禁止的规定干，这还真可以找到，那就是玩电梯。

一开始当然是为了逗别的孩子生气。我们抓住一个孩子，把他关进一部电梯，然后按所有的电钮。然后，我们上另一部电梯。于是，他不得不慢慢地升到最高一层，在每一个楼层都停一下。他们也经常这么折腾我。就在我牵着狗散步回来，刚好来得及赶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按所有的电钮，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才能回到十二楼，搞得阿亚克斯烦躁极了。

别人上楼时按所有层的按钮是恶作剧，因为他无可奈何，一直到最后他才能走进电梯。抢走一个孩子的木勺就更坏了。所有的小孩子外出时都带着一把木勺，因为只有借助于长把子的木勺，才能够得着电梯的按钮。要是没有木勺那可就糟糕了。要是丢了木勺，或者被别的孩子抢走了木勺，那就只好吭哧吭哧地爬到

吸毒少女的自白

十二楼。因为其他孩子肯定不会帮你，而大人则认为你只顾在电梯里玩，把木勺搞坏了。

电梯经常出毛病，我们也有责任。我们乘着电梯进行真正的比赛。虽然它们的升降速度一样快，但是有一些办法可以节省几秒钟。关电梯的外门时要迅速而小心，因为如果关得太猛，它就会再打开一次。安全门是自动关闭的，可是如果用两手去帮忙，它就会关得迅速些，或者是出毛病。我参加电梯比赛很在行。

我们的十三个楼层很快就不够我们玩了。此外，管理员也经常骚扰我们。总之，在我们那幢楼里玩是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小孩是被严禁进入其他楼房的。我们也进不去，因为没有钥匙。不过，楼房总还是有第二个入口，用于搬运家具和某些大件的物品。那儿总是有一扇栅栏门关闭着。我发现了怎么样更方便地钻进栅栏门去。先钻头，怎么样转头，就能钻过去，那可真是绝活儿。然后，我们再设法把身子挤过去。只有胖子钻不过去。

我就这样打开了一条通往真正的电梯天堂之路，进入了一幢三十三层的高楼，那里有十分精巧的电梯。这时，我们才发现了用电梯都能干些什么。我们尤其喜欢在电梯里蹦蹦跳跳。如果大家能在电梯运行中一齐往高跳，电梯就会停下来。于是安全门就会打开，或者是安全门根本关不了。这种蹦蹦跳跳乘电梯的游戏是相当扣人心弦的事儿。

然后，还有一个激动人心的花样：如果不是向下按紧急制动钮，按向旁边安全门在运行中就会敞。这时，你才会感觉到电梯运行得多么快。混凝土和电梯门以疯狂的速度从我们身边飞掠而过。

最严重的勇气考验是按警报电钮。按警报钮，就会有铃声响起，管理员的声音从一个扩音器传来。接着，就是设法逃走。在一幢三十三层高的楼房里，有充分的机会逃脱管理员的追捕。他



双毒少女的自白

总是要在暗中设埋伏，可是却很少能抓住我们。

在天气不好时最吸引人的是地下室游戏。这当然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设法找到一条进入高楼地下室的路。在那儿，每一家住户都有一个用铁栅栏围住的小间。铁栅栏没有连接到屋顶，但是，可以从上面钻过去。于是我们就在那儿玩捉迷藏。这叫做“藏住一切”，也就是为了藏身，可以随便爬到哪里去，非常刺激。在相当昏暗的灯光下，在那些陌生的杂物之间藏身，游戏本身就就很刺激，而且还有可能会有人来的恐惧。我们猜想这样又可能是违犯了禁令。

随后，我们还比赛谁在那些小隔间里找到的东西最棒。玩具、旧货或者我们穿上身的衣服。后来，我们当然弄不清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找到的，于是就干脆把它们随便乱扔。有时候我们也顺手带走一些好玩意儿。当然啦，这些东西便“闯入”这个秘密暴露了。不过，他们从来就抓不到我们。这样，我们就自动地学会了这一点：凡是许可的事都无聊乏味，只有做被禁止的事才是最开心的。

我们楼对面的购物中心，对我们也或多或少是个禁区。那里有一个很凶的管理员，总是驱赶我们。当我牵着狗走到那儿附近时，他最凶。他说，我们在购物中心尽干坏事。要是你仔细看，仔细闻，那里的气味很难闻。那些商店一个赛一个地漂亮，昂贵和时尚，但是，商店后面的垃圾桶却常常堆满了垃圾，臭气熏天。到处都可能踩上融化的冰淇淋或者狗屎，踢到啤酒罐和可乐罐。

管理员每天晚上都得把所有这些打扫干净。可以理解，他每天都在监视，想要抓住造成污染的人。可是，对那些把垃圾扔在垃圾箱旁边的商人，他无可奈何。对那些乱丢啤酒罐的喝醉了的痞子，他也惹不起。而那些牵着狗的老太太，也只是精鲁地回敬

吸毒少女的自白

他几句话。于是，他的怒气就只有朝孩子们发泄了。

在商店里，人家也不喜欢我们。如果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得到了零花钱，或者偷到了钱，就会走进兼卖甜食的咖啡店。其他人当然也尾随而入，因为这可是一次小小的不寻常之事呢。要是有那么六七个孩子来到店里，然后开始为那一点钱该买些什么喋喋不休，女售货员们就会十分恼火。反正我们挺憎恨这些商店老板，要是我们当中有人偷了他们的东西，就觉得解气。

在购物中心有一家旅行社，我们经常在那儿把鼻子贴到玻璃橱窗上，直到被人轰走。精美的图片贴满橱窗，有棕榈树、海滩、黑人以及野兽。中间还吊着一架飞机模型。我们遐想着坐在飞机上飞往那个海滩，再爬到棕榈树上，从那儿可以看到犀牛和狮子。

旅行社旁边是一家工商银行。当时我们对于工商银行为什么这儿来并不奇怪。因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是靠商业和工业挣工资的。我们挺喜欢这家银行。那些衣冠楚楚的斯文先生对我们向来都很友好。他们也像咖啡店的女士们那样无所事事。我可以在他们那儿把从妈妈的储蓄罐里偷到的分币换成角币。因为在咖啡店里，如果你付一分一分的硬币，那些人就会生气。只要我们甜甜地说声“请”，我们能得到一个动物储蓄罐。或许是那些可亲的先生认为，我们需要这么多储蓄罐是因为我们正在努力储蓄吧。我的储蓄罐一直就是空的，我从没放过一份钱。我们用这些专门储蓄用的小象和小猪在沙箱里玩动物园游戏。

由于我们的恶作剧越来越大，他们则为我们建成了一个所谓的“冒险乐园”。我不知道策划这件事的人们是怎么理解冒险的。不过，那些玩意儿叫这个名字大概也不是因为孩子们在那儿真的可以干冒险的事儿，而是因为大人们相信，孩子们会在这里有精彩的体验。修那玩意儿肯定花了很多钱，反正他们是建了很

